

學不厭教不倦的 美術教育家

— 倪朝龍專訪

An Interview with C. L. Ni

林麗婉

Li-Wan LIN

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/ 台中市四維國小教師

「倪朝龍」這個名字在中部美術界十分響亮，筆者透過這次專訪，終於能一睹倪老師他那樸實的衣著，炯炯的眼神，以及談話時平和中展現著對藝術的自信與真誠。倪老師在藝術教育上豐富的經驗與貢獻，以及對藝術創作的執著與投入，正是我們訪談的重點。

以棒球教練起家

民國四十九年(1960)倪老師北師藝術科畢業時，原本受聘於台北市的華興育幼院，卻由於家庭因素與中部美展第一名的聲譽，被台中市篤行國小校長兼中部美術協會的創會會員的邱森鏘，以急需美術人才為由，挖角回台中市服務。當時由於升學競爭，倪老師擔任班級導師以及棒球隊教練，根本沒有機會專任美術。他笑著表示：「若是現在的年輕人勢必抗爭到底了。」又說：「我當時帶班外加教少棒還要指導球員功課，很累。篤行少棒隊比紅葉少棒出道早，拿過六年全省冠軍，我是三個教練其中的一個，

以教育生涯而言，現在回想起來是很特殊的。」

藝術教學叱吒風雲

倪老師在篤行國小十年之後轉任私立育仁小學。往後的二十年，他得以專注於兒童藝術教育。民國五十七年(1968)起實施九年義務教育，是台灣兒童繪畫起飛的時候，他敘述一段重要的歷史因緣：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的成立，幕後推動者是當時擔任教育廳國民教育輔導團的陳漢強團長，他敦請板橋教師研習會的主任委員高梓出面籌組，從此以後每年舉行一次世界兒童畫展。第一屆畫展在台北縣新莊國小，第二屆在高雄煉油廠，第五屆輪到台中市育仁國小主辦，以當時的外交情勢，舉辦世界兒童畫展轟動國際，建立很多國際友誼。倪老師指導的學生得過無數的金牌，為育仁小學打響了知名度；另外，學生在日本、韓國、義大利等國所主辦的兒童畫展也都拿了國際大獎，他說：「特別是義大利的那個獎，全世界一到

六年級只有一面金牌。我們連續二屆拿到第一，每屆獎金是六十萬義大利里拉。」

人生的轉捩點

在四十九歲的盛年，倪老師拋下月入十餘萬的高所得與在中部美術界的地位，遠渡日本兵庫教育大學攻讀藝術教育碩士學位。他認為人要不斷的成長，應該要再進修，加上他認為國內小學老師的指導與評量跟世界教育體系的差距頗大，因此決心到日本。早期中小學老師留日深造相當不容易，大多是以留職停薪的方式，不像倪老師毅然辭職。倪老師留日期間，由於在世界兒童畫展、全省學生美展參與評審和籌辦的豐富經歷，加上對課程評量、兒童繪畫鑑賞方面與教授有相同的看法，獲得指導教授青睞，並大量介紹美術書籍與資料讓他帶回台灣，這些都成為倪老師在往後師資培育工作上很重要的資源。在日本整整兩年，倪老師表示，雖然在某些方面犧牲頗大，卻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。

難忘的日本經驗

回憶在日本留學的點點滴滴，在生態保育、論文寫作、美勞教育的比較上，倪老師提出日本值得我們借鏡、學習的地方，他說：「日本的生態保育是我最感動的，我們學校的大水池有鴛鴦、水鴨、還有大隻的鶴會飛過來，有一天晨起，我發現牆上站著一排翅膀張開比人還大的老鷹；還有一次，早上很冷，門口不知何時來了一隻狐狸像小孩子一樣發抖，我伸手餵牠喝了牛奶牠才離去。這是很難得的經驗，即使在台灣的山上也難得有這種情形，他們的生態保育確實做得非常好。」

倪老師分享撰寫論文的經驗，他說日本社會一向重視「師徒制度」，老師對於弟子的寫作要求相當嚴格，字字審慎推敲，他的論文主題是「美術大學的設置經營研究」，前前後後共修改了三十八次。日本教授對學問研究謹慎、認真的態度深深影響著倪老師，他說：「我在師院上美勞課教材教法或兒童美術評量，把全日本的國小教科書，還有美勞相

關的幻燈片、錄影帶都帶回來介紹給學生，要這樣認真的態度才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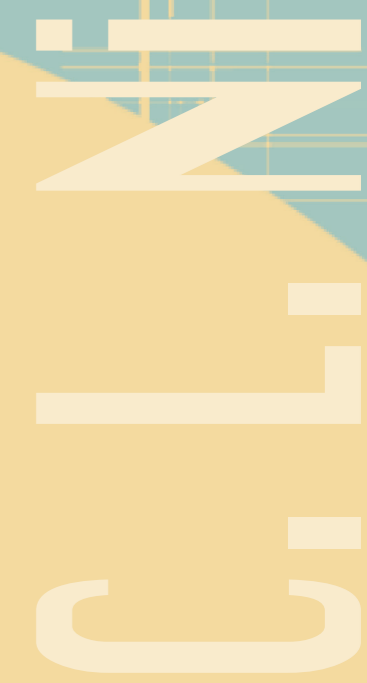
在美勞教育上，不論是課程規劃、教學環境、教學實施、教學效果以及美勞教學的普及性，倪老師認為我們的平均水準尚落後日本一大截。他語重心長的說：「不只是美術教育落後，我們的交通安全、衛生教育、環保、生態保育各方面，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來看，要趕上日本還要二十年，我們真的需要再努力。反觀中國大陸又慢我們二十年，這跟國情、民族性還有教育內涵的深度有關。」為此，倪老師說了個有趣的故事：在一次統一食品公司主辦的海峽兩岸兒童繪畫比賽，由於得獎者可以到台灣來且有高達一萬元的獎金，結果有一個省份竟用軍車載了好幾卡車的作品來參加。

教學理念

在油畫、版畫、藝術教育方面皆有盛名的倪老師，認為自己在藝術教育上有較高的成就，因



倪朝龍老師講述世界兒童畫展的歷史。



爲這是他畢生堅持的志業。倪老師說明從事教育工作，最重要是認真的態度，加上理論與實務的經驗。他說：「畫得好是一回事，指導得好又是一回事，但是指導得好的條件之一是本身也要畫得好。我認爲能不能指導學生到很高的層次和美術老師本身在技法、表現上的能力有關，所以老師還是要有這方面的素養。再則，老師對兒童繪畫的心理發展及各階段的風格、特徵，還有各個領域包括繪畫、設計、工藝的教學要領，甚至教育理念及心理都要用心學。基本上老師們的天份都差不多，很多是後天不斷累積下來的能力，我們說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，是看你有沒有看藝術理論、藝術教育的書籍，這些是後天的學習，如果沒有，你可能不容易指導好學生。例如低年級學生會有X光透視、展開式的畫法，老師指導時就需要有這一方面的認知，這個攸關藝術教育的成敗；如果教師自己的色彩、造型能力不夠，在指導上就很貧乏，所以我強調要指導得好，理論也是很重要的。」

倪老師目前已卸下台中師院的教職，轉任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主任秘書兼通識中心主任，他說：「通識教育其實就是大學的基礎教育，過去大學裏面沒有通識課程，所以很多醫生、工程師可能很少接觸音樂、美術，大部份人缺少人文的基礎跟修養，通識教育可以讓基礎教育延伸到大學，是九年一貫精神的延續。」

版畫教育的貢獻

倪老師很早就將版畫創作運用在教學上，他說：「其實我剛畢業時就在推行版畫，民國四十九年在台中師範教書的林之助老師，所編的美術教科書是全省小學美術教科書中第一個有版畫課程的，這個部分是我寫的。但是版畫教育推行到每一個學校是二十年以後的事了，那時，我跟台中市長建議版畫課的重要，他不同意全市每個小學買一部一萬五千塊、可印四開畫紙的壓印機，版畫教育才算跨出第一步。但是有版畫機的學校沒有師資，有版畫老師的學校一調職就沒有人教；有的學校版畫機、師資都有，卻不願意上，因爲課後整理很麻煩，相當可惜。一直到民國七十年，我在第一屆國際版畫展得獎後，開始介紹簡單易行的珍珠版版畫，版畫教育的推展才逐漸普遍落實。」

「介紹珍珠版要加一個『倪朝龍珍珠版畫』，因爲是我第一個從台中市教師研習活動介紹給老師和學生的。珍珠版畫的發現很偶然，當年在工作室裏面做參展作品，保麗龍便當盒被壓到產生凹痕，染到顏色的圖樣印在紙面上，我發現很有意思，就把那便當盒撿起來洗乾淨，重覆印刷，倪氏珍珠版畫就是這樣來的！珍珠版是時代的產物，最大的好處是便宜、好用、簡單容易取得。」

倪老師早年還配合推行的鄉土教材，發展磚瓦版畫，那時許

多平房要翻修成樓房，原屋的瓦片會丟掉，倪老師要學生撿回瓦片用鐵釘刻，刻完後印出來的效果像甲骨文一樣。磚瓦如何刻呢？倪老師說：「磚要好刻只要在水中浸一下，三五分鐘再拿起來，磚面稍微軟化就很好刻了。教學者要動腦筋、要開發教學、要做教材研究！」

除了珍珠版和磚瓦教學，倪老師還有兩項創舉，即是使用水性油墨與引進好用的雕刻板。倪老師說：「傳統的油性油墨用完後，要用汽油、煤油去洗很麻煩，現在水性油墨用肥皂就可輕易洗掉。有一天一位神父拿了一列油墨的名稱問我，他說：『你是版畫家，請問那裏可以買到水性油墨？』全省沒有幾個地方有水性油墨，我剛好有一個親戚經銷顏料，幫我打聽後介紹給那位神父，此後我的教學也開始使用這種便宜又好洗的油墨。」倪老師介紹許多好用的雕板給學生，例如日本進口的三夾板、橡膠版、壓縮板。倪老師自信的說：「我在師院上版畫課，會利用一學期介紹國小可以用的版畫材料，學生畢業後教版畫，我敢講百分之百沒有困難。」

倪老師對於版畫的熱衷，表現在很多層面，例如：他在台中師院附小四年半的校長任期中，積極籌畫美術空間，在他任內設置了現有的六間美術教室，每間都有版畫機、實物投影機、電視機等等。此外，早在民國六十八年(1979)倪老師到西班牙旅行時，

就開始蒐集畢卡索、達利、米羅等世界名家的版畫作品提供教學參考，是國內大量收藏名家版畫的前輩。倪老師現在仍不斷地創作，且在大陸設有一個版畫工作室，他笑稱：「若要算張數，將來全國版畫家中，我可能會是最多的喔！」

體制外的天空

「我對藝術教育推廣的熱忱到現在一直沒有變！」倪老師除了個人創作與在學校的教學外，也經營自己的美術教室，他認爲體制外的美術教室，優點是課程內容可以自主，教學設施自己規畫，軟硬體自由擴充，孩子學得很快樂。倪老師說：「我的美術教室現在由太太負責經營，學生從五歲到八十二歲，雖沒有賺錢，但值得繼續辦下去。我們最大的希望不是學生都能成爲藝術家，而是學生涵蓋了各行各業，包括醫生、律師、建築師、企業家，當然也有一些走向專業，像畫家廖本生、游昭晴等，不過畢竟不多。」

倪老師有計畫的收藏名家作品，像江戶、昭和時期日本國寶級作家在台灣留下來的作品、早期台灣名家作品、加上世界名家的版畫等等，運用這些收藏興建兒童美術教育館正是倪老師另一個夢想。倪老師表示現在學生到校外教學、戶外參觀的機會很多，他的兒童館初步規劃有版

畫、陶藝、國畫等工作室以及收藏品的展示，希望給孩子多一個藝術的去處。他說：「我的想法像日本的小學館，因爲國內還沒有專門的兒童美術館，我的對象是很基礎、很本土的。目前地已買好，視野很美！」

回顧倪老師的求學經歷，他在小學任教期間到師專夜間部進修，四十二歲開始學日語，利用寒暑假到日本私立明星大學進修，拿到大學文憑，最後辭去教職到日本完成碩士學位，由小學老師晉升爲大學教授，並在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上孜孜不倦。以倪老師耳順之齡述說著「活到老學到老，方知自己所需…」似乎這個『老』字意味著一切的學習才剛要開始呢！■

(註：本次訪談尚有鄭維容、魏志菁參與。)